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梁 任中丞

第七十六冊

任中丞集

任中丞集題詞

王僧孺之傳任敬子也曰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於弱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敏駐馬停信極疊疊之功莫尚斯焉異哉昆前

修而昂任君其東海之溢美乎江南文勝古學日微方軌詞苑代有名人大抵采死翟之毛抉焚象之齒生意盡矣居今之世爲今之言違時抗往則聲華不立投俗取妍則爾雅中絕求其儷體行文無傷逸氣者江文通

任彥升庶幾近之然後知僧孺所稱非盡謬也彥升在齊朝紆意梅蟲兒捷入中書既委誠梁武專典禪讓文誥諤諤之節豈彼任哉然服官清儉見妾食麥卒于新安浣衣斂體有足多者齊臺初建褚彥回王仲寶首稱

翊運身沒皆無餘財論人當日其大者死生去就爾廉名非所難也昭明文選載彥升令表序狀彈文生平筆長可悉推見輜軿擊轄坐客恒滿有以夫

婁東張溥題

任中丞集目錄

教

表

牋

書

議

哀策文

碑

墓銘

劉先生夫人墓銘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弔文

弔劉文範文

詩

爲王嫡子侍皇太子釋奠宴

贈王僧孺

任中丞集目錄終

任中丞集卷全

梁　樂安任　昉彥升著
明　太倉張　溥天如閱

賦

答陸倕知巳賦

原知巳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奈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爲御、復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巳知更非謂其知巳、

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於道素、
襲袞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龍光、
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載翔彼白玉之雖潔、
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
匹聳峙於東嶽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
毋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
既蘊藉其有餘又澹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
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
冠衆善而貽操綜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

異鄒顔乎董幄。探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
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懸梁
裁據梧而錐幄。旣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
浴余生之荏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
聽鳴鐘於洛城。惟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
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
終長勤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
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
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濕。言象可廢。筌蹄自默。

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看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廻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壤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没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

靜思堂秋竹賦

靜思堂連洞房臨曲沼夾脩篁竹宮豐麗于甘泉之右竹殿弘敞于神嘉之傍綠條發丹檻翠葉映雕梁入房掃文石傍簷拂象牀常生偶蘭桂結實值鴛凰逢性與之至道偶斯文之在茲。

歡柏梁之有賦、恨相如之異時

賦體

儆征侶兮艤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軏之易循、値堯民之可化、虩獳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夜、奉玉檢之陸離、待金壘之云舍、

詔

爲武帝初封功臣詔

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群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地，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求薦士詔

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

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賛雍熙歷聽
九功。物色輿皁而白駒盈谷蒉楚未刈是以臨
朝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
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
之旨

為武帝追封丞相長沙王詔

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
兄道彼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
能拯龜玉於已毁導涸源於將塞今理運維新

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
王、

爲武帝追封永陽王詔

亡兄德履冲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
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
封永陽郡王、

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

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
事、策出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

開緯、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萬寓、祚啓郇滕、感興會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桂陽郡王、

封臨川安興建安三王詔

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季風頴儁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

凝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爲齊帝禪位梁王詔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啓聖、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危亡荐襲、隆昌凶虐、寔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沈、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難、氷谷載懷、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橫流、反生民之塗

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絕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寓以馳風鑿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效祉豈止鱗羽禎奇雲星瑞色而已哉勲茂於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謳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歷數實有所歸握鏡琁樞允集明哲朕雖庸蔽闇於大道永鑒崇替爲日已

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祗之至願乎、今便敬禪

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晉宋故事、

璽書

禪梁璽書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末知所以異也而禀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强柔之分或舛群后靡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三正迭改五運相遷綠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兹義眷求明哲授以蒸人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殷化爲周實

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歷者也。至於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紏、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跼天蹐地。逃形無所。群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召。並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已任。則鴟梟厲吻。翦焉已及、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驛交馳、振靈武以遐

咯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錫旍旆於遠路戮
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
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畫
一待旦同乎殷后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
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
緯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
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重九鼎於既
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
九山滅祲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

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崗靈瑞雜沓立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埜長彗橫天取星之應旣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朕是用擁琁沈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旣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於梁遠尋前

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

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

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

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

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弘烈以答上天之休命

册

禪梁册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倅、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忽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皥之代、放勳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蹔適箕嶺、卽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

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人、殉物而
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茲歸運。
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咸。圖啓瑞。攝提夜
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黃
德旣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
太祖握河受歷、應符起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
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茫茫
九域、翦爲仇讐、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斮涉刳孕。
於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川枯

山飛鬼哭、七廟已危、八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稟靈五緯、明竝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竝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覩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

闕藁街之使風車火獄之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巳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祗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令

爲齊宣德皇后答梁王令

承固茲謙揖、末膺大典、敬復雅言、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群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範宣既讓、其下取則、況聖圖睿範、歌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

風不肖者矜功阻竭力之效勸阻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豫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略

宣德太后再敦勸梁王令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

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劒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維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

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屆拱揖群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奉兹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爲宣德太后重敦勸梁王令

朕聞匹夫好仁義在摩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徽章乎天植高奠中樽覩傾

壘而弗拯、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埶、

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艱季、道

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山華草、罔不率

從、用使商庭產蒸、周闕樹梓、傾宮既散、鹿臺靡

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帝

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竿載路。淸蹕啓

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

俾予未忘。輿慙日昃。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情、

庶有感睿心、霈然降志、

教

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富人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巘嚴我君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崐岡神嶽崩潰蘭艾同爐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表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明帝作相令昉草讓封表、沿故事也、昉濡瀉懇迫情事太露故帝慍之、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戸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木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

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議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寍容復徼榮於家貽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刻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

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丞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戸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

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潮汐。

闕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陛

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

釁等離心。功慚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

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

名。一朝總集。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閒

白水。列宅舊豐。志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

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經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

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埜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立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

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虞，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請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一昨被司徒符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啓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冥至友愛淯深非直引瘠推温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弗二昔武始迫

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纘傍統。禀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貴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克幸、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二

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

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止、中人猶其趦趄凡近固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貴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貴嬰疾沉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纘傷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斂心感悼、義迫窮誠、貴息霽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眚無已、必降殊私、乞臣霽

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尉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私者也。

為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臣聞內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凉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餁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傾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為通

制、事諭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請祀郊廟備六代樂表

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爲范始興求爲太宰立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

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鶡鴠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友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竄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

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帷毀蓋、未薦螻蟻、珠襦玉匣、遠飾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思、言不自宜、

為梁公請刊改律令表

臣聞淯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

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湣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犴成市凝脂已疎秋荼未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顱有憂色而當妄加刳斮金衣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從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懃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褒河上幷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僥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譚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王

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
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譚彥輔名教之樂
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
邱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
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
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
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

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恩未允不任下情

爲蕭侍中拜襲封表

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之才植

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入頒卿士

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藩籬近甸無勞擊柝仰

閲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爲吏部謝表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爲首終遂弗居深識爲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昇長咸亨涇渭緇澠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俟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祗荷惟知死所未識所報

彈文

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
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
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
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
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
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
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

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遭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

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
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愍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
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
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
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
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臯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臯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並巳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逡婢

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屛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

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
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
奴當百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
以當百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
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上廣州、
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惟餘婢綠草入
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衆、整意貪
得當百、推綠草與逡、整規當百行還、擬欲自取、
當百逡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

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百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

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
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
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於
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杖具、
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
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
奴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
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
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

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避、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百敎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兒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敎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絓應洗之原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敎所絕、直

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辟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傚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

龍韋、請付獄測實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皐稽首以聞

奏彈范縝

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諧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辯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

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纘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纘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纘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纘衣冠緒餘、言行舛

駮誇詣里落喧訴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祗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續丁羅艱棘曾不呼門壘讓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黻為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蘆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許之談宜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績所居官輒

勅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皐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續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奏彈蕭穎達

臣聞貪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氷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辯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於

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顗達即主臣、謹按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顗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餐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顗達所居官、以侯還第

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往來未宜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禮窮咽豈及多喻明

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求爲劉瓛立館啓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淪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歷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渫身浴德、脩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

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因無居止、浮寓親游、垣棟傾替、窒衢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歎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諠、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爨墊、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奉勅示七夕詩啓

臣昉啓奉勑幷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下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孟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濳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宜鄙已彰臨啓慚惡罔識所寘謹啓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太子律序啓

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敎清中世。艾服懲刑

自禮失宗周。俗友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寖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衞展之議。寔失弗經。剏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蹇、遂使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牋

到大司馬記室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皐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

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璠璵顧巳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梁國府僚勸進牋

伏承嘉命顯至伫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為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

懷脯斮之痛。黥首懼比屋之誅。明公堯格天之
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
塗泥。濟斯民於阬穽。使夫匹婦童叟。羞言伊呂。
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
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
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秪奉天人。允膺大
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仁。翻爲獨
善。

府僚重請牋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頣頣，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勲深徽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曽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

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鼇圖劾祉。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振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民、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欵、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策、式副民望、

書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虯書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代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屨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慮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

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堂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淸塵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乎眞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比日式筵山阿虛舘川涘實望賁然少詶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

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巳。且零雪戒塗。非滅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巳標異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閼在我。觸目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答何肩書

得書知便遠追疏董。超然高蹈。雖朝旨殷勤。而輕棹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懷人望古。潜悵久之。

與江革書

建安王爲雍州刺史革爲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苦求同行乃以觀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與沈約書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淯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與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

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吝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弔樂永世書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辨餘息

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策文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辰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征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

非思眞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
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奬之路、斯既然
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
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
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
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序

王文憲集序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蔚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與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

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遊才
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澹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
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
其惟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
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
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
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

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乘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

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

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
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
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
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
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
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
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
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
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

夏務情故能使解劒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温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兹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領

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
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
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途有
自來矣以難知之性恊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
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於玆拔奇取異、興微
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
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
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

工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吾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

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旨實寄弘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于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

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煉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

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群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効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帙，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章緣起序

六經素有歌詩書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公孔子

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

士沿著爲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四

題抑以新好事者之目云爾、

議

齊明帝謚議

以爲窮神之迹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家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榱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

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注息肩
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
日昇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圄犴空虛虎門
肆義犬足協律蠟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
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埜有
栖畆置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
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愬暨故能
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清邱丹陵之國黃銀
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

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懸衡共軌者歟

哀策文

王貴嬪哀策文

游衣戒節、䡖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笥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實惟嘉數、珹空響其何節、姆下堂其誰傳、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坤載既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茲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虵、青絇丹繶、辰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佳、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

不愆，朏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冲，仁者必壽，彼蒼者窮，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途，殯窆既辨，黼翣璀以陸離，帷幌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紼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埜空籠而始雕，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毋以子貴義弘前哲，申褒齊削，以從疑革，麻緦之輕，殺達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缺，廉清廟之微微，非

壽原之未翳

[illegible]

碑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玉映藍田、金鋌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轅之用先表、値戎寇貪惏、蠶縻失道、憑陵雉堞、逼迫濠湟、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乞師援絶、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竒外騁必勝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術、北遯燕然、將空漢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貲就賦、夷歌成章、

桓宣城碑

君器量高濬、神氣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眞僞、擢奇取異、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汙、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

於穆我后、禀茲純爽、虛豁高暢、蕭條邁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棲沖愼、形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永響、

墓銘

撫軍桂陽王墓銘

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緜圖丹紀、金簡玉篋、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前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劉先生夫人墓銘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戴、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禀訓丹陽、弘風丞相、藉甚二門、風流

遠尚肇允才淑、闇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揚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起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臨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䟦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

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而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寍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莪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戸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
軍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
而失險。邪叟忘其西昇龍邸狹其東阜。會武穆
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
者、至自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
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慼肌膚沉痛創距故知鐘
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攺授征虜將
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

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
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
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
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
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敷典邦教方任雖重
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
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

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立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欽奪金恥訟踐田自嘿不離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

則神牧編戶殷阜氓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
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
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
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於地居處之
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
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
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劒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
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

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憖遺梁岳頹峻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克長樂豈徒春人不相傾壢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特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𦔮協升景業爕和台曜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佑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於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

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綱天憲賞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入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毋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言。挹山洛水。協應叟之志邱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埜何辨高人何點躡蹻于鍾阿徵士劉虯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衿襘於未萌申炯戒於

茲曰非值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註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旣而緬屬英賢傷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卽命刋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戸席寓物垂訓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

此天譴也。無所攸脩。以記吾過。且令戒思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至于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畧。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公禀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
監埏埴在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荆南有聖童
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
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
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徧治經記登隆十載細
羅百氏藻斷瞻逸蔚爲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携
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
容辭無矜尚自河洛邱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
遂淪左衽晉宋所以遺恨宗祖是用頓懷公自

荷方任、志在克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
爰乃卜居金陵、營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
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弔文

弔劉文範文

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荊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值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伸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掃門曾不睹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滄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

[illegible]

詩

爲王嫡子侍皇太子釋奠宴 以下四言

在昔歸運。阻亂弘多。夷山製宇。盪海爲家。風雲改族。日月增華。欽聖紘遠。懷道玆冲。踐言動俗。果行移風。進往一簣。啓或三蒙。沐實因水。金亦在鎔。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后昆。告奠明祀。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

贈王僧孺

王僧孺由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昉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

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答劉居士

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俗。盛德出類。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卽之難至。輟精天理

躔象少微人與俗異道與人違庭飛熠燿室滿伊威行無轍跡理絕心機

九日侍宴樂遊苑 以下五言

帝德峻韶夏王功書頌平共貫沿五勝獨道邁三英我皇撫歸運時乘信告成一唱華鍾石再撫被絲笙黃草歸雒木梯山薦玉榮時來濁河變瑞起温洛清物色動宸眷民豫降皇情

奉和登景陽山

物色感神遊升高悵有閱南望銅馳街北走長

楸梧別澗宛滄濵疏山駕瀛碣奔鯨吐華浪司南動輕柂日下重門照雲開九華澈觀閣隆舊恩奉圖愧前哲

泛長溪

狥祿聚歸糧依隱謝覊勒絕物甘離羣長懷思去國長溪永東舍震區窮水域道遇垂綸叟聊訪問津惑弭檝申九言無爲累牽纓長泛滄浪水平明至曛黑

落日泛舟東溪

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麥盛交柯溪易陰反景澄餘映吾生雖有待樂天庶知命不學梁甫吟惟識滄浪詠田荒我有役秩滿余謝病

濟浙江

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無暇目遠峰更興想綠樹懸宿根冉崖頹以壞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以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懽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遏心期、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答何徵君

散誕羈鞿一作勒外、拘束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亦朝市、勿以耕蠶貴、空笑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傾壺已等樂、命管亦齊喜、無爲嘆獨遊、若終一作路方同止、

贈徐徵君（外編作吳均者非）

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容徽、於焉徂歲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江湖悅東皐有儒素杳與榮名絕曾是違賞心、曷用箴余缺。聊爲追平生塵書廢不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以表相思、貞松擅嚴節

答劉孝綽

孝綽繪之子、年十四、父黨沈約任昉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愛、天監初孝綽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昉、昉報曰

閱水旣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噓似嘲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詛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一作徒然老夫諾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

答到建安餉杖

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潸灑遂璘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尙齒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一作生彦候余方欠伸獻君

千里笑紓我百憂嚬坐適雖有噐臥遊苦無津
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寄到溉

到溉爲建安太守昉寄詩求二彩段

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
秋日

別蕭諮議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
先舉揆景巫衡阿臨風長楸浦浮雲難嗣音徘

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厲吏人講學

暮燭迫西榆將落誠南畝曰余本疎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渭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帚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

苦熱

旭旦烟雲卷烈景入東軒傾光望轉蕙斜日照西垣既卷蕉梧葉復傾葵藿根重簟無冷氣挾石似懷温霡霜類珠綴喘嚇狀雷奔

同謝朏花雪

土膏候年動、積雪表晨暮、散葩似浮玉、飛英若總素、東序皆白珩、西雝盡翔鷺、山經陋容榮、騷人貶瓊樹、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三首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伊人

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
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
生人寍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巳矣余何歎輟
春哀國均

嚴陵瀨

羣峰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旣漣漪激石復

奔壯、神物徒有造、終然莫能狀。

詠池邊桃

已謝西王苑、復揖綏山枝、聊逢賞者愛、棲趾傍蓮池、開紅春灼灼、結實夏離離、

聯句

清暑殿聯句栢梁體

居中負扆寄纓紱、梁武帝　言慙輻輳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　至德無垠愧違弼侍中徐勉　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丞劉洸　竊侍兩宮慙樞穸、黃門侍郎柳憕　清通簡要臣豈汩、吏部郎中謝覽　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　複道龍樓歌楙實、太子中庶子王峻　空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陸杲　嗣以書記臣敢匹、有軍主簿陸倕　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主簿劉治　鼎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曹

本傳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與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

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籍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

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
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
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
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瑯琊王
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
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
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
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
勉勵回卽嘔出昉父遂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

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毁瘠、每一慟絶、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尙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尅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須之親戚、卽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

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

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苽縁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

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八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郡有密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托其

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

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
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
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
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
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
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
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
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
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任中丞集終